

俄启动战略核演习反制西方

■石 文

2月19日,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自指挥下,代号为“雷霆-2022”的战略核演习在俄多地展开。俄媒体称,此次演习指挥层级高,动用大量核打击平台和新型战略武器,并在时间上承接俄白“联盟决心-2022”联合军演和俄海空全球大规模军演等重大军事行动,被认为是俄通过军事举措回应美国和北约施压挑衅的又一大动作。

“核战争的预演”

报道称,“雷霆-2022”战略核演习由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负责组织,俄空军、战略火箭军、海军战略核潜艇部队和黑海舰队、南部军区、北方舰队精锐力量参演,演习地域横跨俄罗斯东、西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在鄂霍次克海、白海、普列谢茨克、黑海和地中海等地举行的战略导弹打击演习。俄两处战略导弹靶场——东部库拉靶场和西部奇扎靶场都投入使用。

俄媒体结合“战略兵力动向和导弹发射情况”,还原了此次演习的基本过程。报道称,演习以对抗方式展开,“埋伏”在巴伦支海的“卡累利阿”号战略核潜艇,充当“敌国挑衅力量”,向俄东部海域发射1枚“蓝天”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逼迫俄军发起核反击与核迎击”,俄空军防空和反导防御第一特种集团军进入“战时预警与拦截状态”。

两支部署于南部军区、担负战斗值班的俄战略火箭军导弹兵团,作为第一战略核反击梯队依令出击,并在普列谢茨克发射1枚“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任务后进入隐蔽待命状态。

俄海军两艘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作为二次战略核反击力量,在临近北极和鄂霍次克海水域“秘密潜伏”,依令完成“相关动作”。

俄空军远程航空兵出动两个重型轰炸航空兵师,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边界地区、北极和远东空域执行战略巡航任务,并在西部佩姆博伊靶场和东部库拉靶场举行巡航导弹打击演练,其间使用了KH-101巡航导弹等武器。俄空军防空和反导防御第一特种集团军通过“分权”指挥方式,组织A-135战略反导系统开展防御作战。

此外,俄北方舰队、黑海舰队和地中



俄罗斯“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海战役行动编队,完成了“口径”“锆石”巡航导弹等非对称武器发射任务。黑海舰队新闻处特别强调,参演的导弹巡洋舰和新型护卫舰均加装“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发射载体。

俄南部军区陆军战术导弹旅在卡普斯京亚尔靶场,完成“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弹道导弹发射任务。该型导弹已部署至位于欧洲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外媒认为,这一环节寓意很深,此前“雷霆”系列军演从未演练过战术弹道导弹发射,这说明俄军日益重视“战略-战术核打击”能力建设。

俄战略火箭军首个“先锋”导弹团、南部军区混合航空兵团米格-31BM歼击机大队,也实施佯动、战斗警戒等课目训练,后者完成“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值得一提的是,在演习开始前数日,俄军还向驻叙利亚的赫梅米姆机场派驻米格-31BM。

俄媒体评价认为,“雷霆-2022”战略核演习想定“实战性很强”,模拟了大国战争背景下的“核武冲突和高端战争中的诸多样性”,是一场“核战争的预演”。演习另一看点是对整个行动的指挥与控制。根据俄方披露的信息,俄总统普京和俄军高级将领在国家防御指挥中心全程参与指挥了此次演习。“核按钮”指令通过有线、无线等多个安全、畅通渠道传达给作战平台。之前俄媒体披

露的“地下核指挥所”也处于运转状态。

接二连三大动作

报道称,依照惯例,“雷霆”系列演习通常在每年秋季举行,仅在2014年调整至年中举行,当时乌克兰危机导致俄与北约进入“新冷战”状态。今年俄军在2月就亮出“核底牌”,既彰显了核武库和新型“撒手锏”武器在反制美国和北约制裁中的作用,也成为近期俄军一系列大动作的“续章”。

在接近尾声的俄白“联盟决心-2022”联合军演中,俄白快反集群开展了为期10天的大规模战役行动,重点演练应对假想敌防空作战和陆战场对抗。处于“进行时”的俄海军大规模军演,则重点演练与战略对手在海上方向发生冲突时的兵力运用和作战样式。“雷霆-2022”战略核演习紧随其后,在场景设置上有一定接续。

另据俄媒体披露,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雷霆-2022”战略核演习期间出访俄罗斯,与俄总统普京共同观摩了战略导弹发射等课目。卢卡申科表示,如果西方对白俄罗斯发起不友好的军事行动,不排除在俄白军事一体化框架下,俄战略核打击平台出现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可能。

与“雷霆-2022”战略核演习相呼应,俄军宣布2月底将试验发射“萨尔马

特”洲际弹道导弹,搭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苏-34战机改装工作也基本完成,俄战略火箭军还将加快“亚尔斯”导弹兵团换装工作。

战略博弈“白热化”

俄军事专家指出,俄高调举行战略核演习,接二连三打出“组合拳”,是应对与美国和北约战略博弈趋向“白热化”的军事举措。

此次演习正值美国频繁制造“俄罗斯威胁论”,美国联手北约借乌克兰问题施压俄罗斯并威胁实施制裁,趁机在波兰、立陶宛和罗马尼亚排兵布阵之际。这些在俄“家门口”的滋事行为,已成为美俄地缘博弈在军事领域的“缩影”,随着双方军事示强行动增加,两国战略博弈也将更加激烈。

五角大楼官员透露,美国近期在马里亚纳群岛等海域划设导弹射击禁航区,美“环球雷霆”战略核打击演习计划于春季举行。据俄媒体披露,美空军B-52H、B-2A战略轰炸机可能以“动态部署”为名,在亚太和欧洲地区举行战斗飞行和模拟打击训练,“三叉戟-5”和“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也将露脸。这表明,美方急于借助强大的常规军力和“厚实的核武库”对冲俄军演影响,也将再度提升双方战略博弈强度。

美国防预算或再创纪录

■刘世军

据多家外媒2月18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与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就2023财年(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国防预算进行谈判,预计白宫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方案将超过7700亿美元,突破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创纪录预算要求(7529亿美元)。

可能突破8000亿美元

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很可能以寻求军事现代化为由,向国会提出总额创新高的国防预算,预计数值在7700亿至7800亿美元之间。有消息人士表示,如果政府和军方有其他防务需求,五角大楼将在此基础上要求国会追加预算,这意味着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总额最高可能突破8000亿美元。

报道称,2023财年国防预算主要用于支付人员薪资、采购坦克和F-35战斗机等先进装备、为能源部武器项目提供资金,以及支付其他政府部门与防务有关的项目费用等。其中,五角大楼的投资重点,包括建造新舰艇、发展太空能力、提升导弹预警和防御能力,以及“三位一体”核武库(弹道导弹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现代化升级和改造。

概念型项目“失宠”

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防战略专家麦肯齐·伊格伦表示,2023财年国防预算的最大特点,是将优先确保那些即将出成果的研发项目。

他解释称,多年来,美国国会一直敦促五角大楼在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不要好高骛远。美国众议院“未来国防特别工作组”曾特别告诫国防部:要认清自己的创新能力,对概念性项目的研发保持适度。否则,不仅会造成资金浪费,还会影响美军与同级别对手对抗的能力。

美国军方高层基本接受了国会的意见,认为2023财年预算资金应向即将量产或已被列入采购清单的研发项目倾斜,那些消耗资金和时间的概念性项目将被削减。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近日也宣称,美军将对重要的现代化项目重新审查,以确定是否继续推进。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表示,五角大楼不缺少创新。言下之意,缺少的是可在短时间内部署或投入使用的武器和技术。

不过,麦肯齐·伊格伦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美军将放弃所有概念型项目。拜登政府很可能延续奥巴马时期的策略,即削减对旧武器的投入,增加对未来新技术的投资。不同的是,削减和增加都将“有一定限度”。

军工寡头才是真正赢家

报道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此前已对拜登政府可能提高国防预算打过“预防针”。不过,当时美国国内舆论大多认为,拜登政府将在预算总额上坚持“中庸路线”,最多与上一年度国防预算持平。美国媒体在解释新预算请求大幅提升时给出3个原因,包括通货膨胀、乌克兰局势和美国国会自去年开始就下定决心增加国防预算。

美国国内批评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大幅提升2023财年国防预算,最可能受益的还是那些发战争财的军工寡头,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等。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哈尔顿表示,美国军工工业早已将手伸进国家决策层。除大量说客外,他们还与国会授权建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联系密切。该委员会提供的资讯和分析经常被美国鹰派议员引用。



韩国 LAH 轻型武装直升机。

韩国轻型武装直升机通过低温测试

■爱 敏

据韩国媒体2月22日报道,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日前宣布,韩国新研制的LAH轻型武装直升机已在加拿大通过低温测试。该机在平均-32℃状态下,完成约40次飞行,165个项目的极限测试,以验证在低温环境下的运行能力。

2015年6月,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接到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和韩国工业技术开发研究院价值约9亿美元(1美元约合6.31元人民币)的合同,要求研制一款5吨级轻型武装直升机。经过长达4年的研发,2019年7月,LAH轻型武装直升机原型机完成首飞。

一直以来,韩国在航空工业领域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和技术引进,直升机领域尤为明显。韩国军方所装备的各型直升机基本为进口型号。为此,韩国政府早就提出发展本国军用航空工业的庞大计划,并专门成立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着手研发国产直升机。

在2002年的新加坡航展上,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公开了一款武装直升机模型。这款KAH武装直升机,整

体设计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韩国国内一度将其称为“韩国航空工业的里程碑”。然而,没过多久,韩国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决定暂缓研发,并要求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优先开发另一款KUH通用直升机。

2013年,韩国首款国产通用直升机KUH-1“完美雄鹰”问世。不过,“完美雄鹰”并不完美。来自韩国监查院的报告显示,KUH-1通用直升机不仅存在致命的设计缺陷,且多处制造工艺未达合格标准。服役后,该机接连发生事故,韩国军方一度宣布停飞。

正因为这样,韩国对新研制的LAH轻型武装直升机寄予厚望。2020年年底,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宣布,LAH轻型武装直升机的评估结果为“适合战斗”,将进入试生产阶段。分析人士认为,此次LAH轻型武装直升机通过低温测试,表明韩国的直升机制造能力有一定的提升。未来,该机将与韩国现有的AH-64E“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形成高低搭配,进一步增强韩军的空中打击能力。

法国宣布从马里撤军

西非反恐面临更大挑战

■方晓志

2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和马里过渡政府存在分歧,在目前的政治状况和法律条件下,法国已经无法继续在马里实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因此决定与盟友协调从马里撤出军事资源,并于今年6月前制订如何继续在西非地区开展反恐行动的计划。

马里是非洲萨赫勒地区的主要国家。萨赫勒地区是撒哈拉沙漠以南横贯非洲大陆的一片狭长地带,地区内多个国家曾是法国殖民地。近年来,马里饱受贫困、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困扰,包括“基地”“伊斯兰国”等极端和恐怖组织活跃异常,频繁制造袭击、煽动冲突。法国自2013年起向马里派兵,并于2014年8月发起大规模的地区性行动——“新月形沙丘”行动,与尼日尔等萨赫勒五国共同打击极端和恐怖组织。据统计,目前法国在萨赫勒地区部署约4800名士兵,其中约一半在执行“新月形沙丘”行动。此外,2020年7月,法国还联合爱沙尼亚、瑞典等欧盟国家,组成约800人的“塔库巴特遣队”进驻马里,共同进行反恐行动。

2020年8月,马里发生军人哗变,由哗变军人成立的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随后组建过渡政府。马里过渡政府对法国和欧洲士兵在玛里的存在怀有敌意,法、马两国关系逐渐恶化。2021年6月,法国宣布大幅减少在萨赫勒地区的兵力部署,转而侧重于为当地军队的反恐行动提供支持,并以参与“塔库巴特遣队”的



2021年6月9日,法军士兵结束任务后离开马里。

形式,维持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2022年1月28日,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称马里过渡政府“非法”。1月31日,马里过渡政府要求法国驻马里大使72小时内离境。当天,法国政府宣布决定召回本国驻马里大使。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法国宣布撤军,也是法、马两国矛盾不断升级的产物。

不尽如人意的反恐行动成果,是导致法国从马里撤军的重要原因。法军在马里已经进行9年之久的“拉锯战”,消耗了许多资金,但效果非常有限——不仅没能阻止当地所谓的“圣战”运动,反而让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危机愈演愈烈,

并使法国付出了数十条生命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已有53名法军士兵在萨赫勒地区阵亡,其中48人在马里丧命,这在法国国内引发越来越多质疑。迫于压力,法国不得不从马里撤军,以缓解国内的不满情绪。

总体上看,法国从马里撤军,标志着其西非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同时也将该地区安全局势增加诸多不确定性。法国撤军后,首先遭受冲击的,是马里及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马克龙指出,目前,“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已经把萨赫勒地区和几内亚湾,作为扩张势力的优先地区,一旦马里安全形势

恶化,混乱局面必然会向萨赫勒地区和几内亚湾扩展,从而加剧恐怖主义向外扩散,更多难民将逃离西非,涌往其他地区乃至欧洲,从而导致欧洲再次面临难民危机。

此外,法国宣布从马里撤军,还将影响1.5万名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联马团)人员,及欧盟驻马里部队的正常运行和后续行动。这些力量对维护当前马里及萨赫勒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医疗、空中和紧急支援等一直由法军负责提供。联马团发言人萨加多表示,法军的撤出将对联马团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有必要采取新举措来适应新形势。德国国防部长拉姆布莱希特表示,鉴于法国撤军,德国不大可能延长在联马团内所执行的任务。英国方面也表示,将考虑是否让英军继续在联马团内执行任务的可能性。

尽管法国宣布从马里撤军后,并不会离开萨赫勒地区,而是继续在该地区保留2500名至3000名士兵,分别部署在乍得、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基地,未来将以联合行动的方式,共同稳定西非地区的安全形势,但由于马里是萨赫勒地区暴力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的据点,对于西非乃至整个非洲的安全至关重要,未来法国这种军事部署效果如何、法军撤离后的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走向何方,目前均难以评估,也使得西非反恐行动面临更大风险与挑战。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